

一個女人所作的獅子吼

《勝鬘獅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》，又稱《勝鬘夫人獅子吼經》，簡稱《勝鬘經》

《勝鬘經》既乏於姝麗的文采，亦不見灼閃的詞章；

勝鬘的獅吼毋寧更肖似壯士擊鼓般，

一記一記，皆作金石之音，裂腦之語！

整部作品陽剛、知性，邏輯謹嚴，而思考濃烈，

羅集、整合了大乘方廣經典所有深微的義理，以及核心的思辯——

不算長的經卷，世尊竟給予了十五個經名，

而每一個經名與思想，

皆含攝了諸部大乘重量級經典的中心概念與主題。



紫孔雀於窗欄下悠悠吟哦。

閱讀的勝鬘，思惟中浮現月輪，又閃過海嘯。

她似乎聽見雷聲裂吼，閃電奔馳，大雨涼涼拍撫過心版。

於恍然的電光雷雨中，她聽見河流驚醒，累世累劫之於佛法的智覺，與行願，如一堵洪流般，自大開的心門間，洶湧出……

閱讀的女人

紫孔雀於園祇中闐寂蹀躞。日光長煖，牠的翎尾，如一把幻美的摺扇，於熏煖的日照下，悠悠摺起，又悠悠散落。

風鐸細細。茉莉的香息微微。

一個女人於窗欄下讀著信箋。

是怎樣一封綺美、動人的書信？

她的眸光凝駐。思惟深深洄潛。那樣那樣的深……一無邊陲！

一封奇異的書信。

描述一張希有的容顏，無上的悟覺，以及生命淨覺涅槃之道。

來自於她的父王、母后——憍薩羅國的國王波斯匿王，和妃子末利夫人。他們於世尊的教法中窺見了人類真實的道路，且以為它是華嚴此世永永不該錯過的唯一路徑——

他們為女兒命名為「勝鬘」——「鬘」即香花莊嚴，織以為串，是末利夫人的名字。「勝鬘」意思是，花冠嚴麗，更超絕此世所有人類之鬘，乃至母親——這是母親之於兒女的卑微愛念與祈願。

世間骨血莫不如此。

這是這封家書的由來——念念深切！他們想將此刻窺覺的寶藏——世尊，以及祂的智慧，分享給珍愛的女兒。

「我女勝鬘，一貫慈柔聰慧，智慧多聞……必可迅捷獲得啟悟！」兩人竊竊說道；封了信箋，遣來內侍旃提羅。

紫孔雀於窗欄下悠悠吟哦。

閱讀的勝鬘，思惟中浮現月輪，又閃過海嘯。

她似乎聽見雷聲裂吼，閃電奔馳，大雨涼涼拍撫過心版。

一道沉重的巨閘磊磊鑿開了！

於恍然的電光雷雨中，她聽見河流驚醒，累世累劫之於佛法的智覺，與行願，如一堵洪流般，自大開的心門間，洶湧出。

一切依稀疑似，恍然舊識，卻瀝瀝明明，真實不疑！

她信念著字裡行間所閃動的月輝；心中唯願，見及月輪本身。

勝鬘如是低低伏跪下來，虔心祈請，唯願見佛！

不思議地，於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中的世尊，驀然映現於阿踰闍國的內庭宮院中，如一輪皎潔的明月，以無上的慈美，映照著勝鬘，以及後宮的佳麗、女史、奴婢們。

日光黯然失色，退至樓塔，藏入陰影。

「無數悠漫的長劫，世界山河裂變成毀，成毀裂變……

你曾於我座下悟覺、安立；過去如此，未來亦然。

我們將永永對面，永永相逢！一如既往，誠如此刻！彼我不失——

經驗二萬阿僧祇劫，你將證悟成佛，名為『普光如來』，以平等的智覺之光，普照群蒙……大乘之海，大乘之眾，將流入你淨潔的佛土，巍巍莊嚴——」

半空影現的世尊，為勝鬘摩頂授記道。

如月光柔軟地充盈，祂也為後庭佳麗、眷屬、僕傭、雜廝，以及一切願意往生勝鬘淨土的蟲飛蠕動、天人鬼神，授記往生。

「戒」為無上菩提本。蒙佛授記的勝鬘，於是，於佛前，立下弘誓，受依十大戒，即：不起犯心、慢心、恚心、嫉心、慳心（約等於「菩薩三聚戒」中的「攝律儀戒」；不為一己行四攝法，而以無愛染心，悲濟一切孤獨、疾苦、牢厄有情；使一切惡業惡道、破漏毀戒的群生，須折服者，則折服；須慈攝者，即慈攝（約等於「攝眾生戒」），而以攝受正法，決定大乘，不忘波羅蜜（即「攝善法戒」）作為誓言的

總結及髓腦，同時，矢言：

「若我此誓，並非空言，而將如說行持、如說履踐者，虛空將雨花雨——」

如紫孔雀搖散的千眼。虛空中瞬即續續紛紛，飄起無邊的花雨。
大千凝眸。

如來藏——我所作的獅子吼

這是《勝鬘經》的引子——一個女兒。一封不尋常的家書，以及奇特的內涵。繼十大誓戒之後，宿慧醒覺的勝鬘，復於繽紛的花雨中，發下三大重願：

- 一、安隱無量無邊眾生，以此善根，於一切生得正法智。
- 二、得正法智，以無厭心，為眾生說。
- 三、攝受正法，捨身命財，護持正法。

世尊為之印記，三千大千，諸般菩薩恆河沙般的無量行願皆流入此三大願中，而此三大願又流入勝鬘所說「攝受正法」此一大願中，它是諸佛菩薩證覺的本髓，也是無上菩提的本因；同時，是過去、未來、現在諸佛已說、今說、當說——這是為什麼宿慧流湧的勝鬘，所說的經義被譽稱為「勝鬘夫人獅子吼」，唯其精僻賅奧，涵蓋了一切諸佛秘密之藏、成佛之鑰，與諸佛同聲一氣，同口一說——此「攝受正法」無上大願，為諸佛本覺因地，涵攝一切善因善果，聖諦聖智，流出八萬四千法門，也流出天、人、聲聞、緣覺、菩薩五乘。

而「攝受正法」即等於「正法」，即等於「攝受正法者」——因為知「正法」，卻不依循、修習，即是「非法」。一切法均須折射回生命本身本體，唯有人、法合一，才是「正法」，才是真正「攝受正法」。若有裂隙，人、法殊途，人、法背道而馳，則法不正、人不正，則「非攝受正法」。同時，由於「攝受正法」不離於以「般若」——「智慧正覺」為首的六波羅蜜，因之，「攝受正法」亦即等同於「六波羅蜜」的驗證與行持。依此，而啟開天、人、聲聞、緣覺、菩薩無量功德寶藏、

善根善果，由是，「攝受正法」也是負載諸乘、諸界的「大乘無量界藏」。

那麼，什麼是勝鬘所揭示的「攝受正法」的真諦呢？

如來藏智。

曾經，筆者提過，之於宇宙、世界以及生命的存在，凡夫、外道（佛法之外的其他宗教和知識、信仰體系），聲聞、緣覺、菩薩各有三種不同的觀點：

之於存在的實相，凡夫與外道，一部分持著「斷見」，以為僅要肉體消逝，則一切化為烏有、夷為灰燼；另一部分則相對以為，有一個永恆的「我」，不變的「心」與不磨滅的「靈魂」恆續存在，不住上昇下降，流轉往返，這即是「常見」——無論執持哪一邊、哪一見，兩者皆同樣視此存在的身心世界，此際此刻的「我」，和「我的」肉體、情感、思想等諸般經驗為真實、真「有」；以致，隨逐種種癡愛渴欲，奔竄擾攘、拉拒爭奪。

由於牢執為「有」，強烈的愛渴與存在的欲念，深植於藏識之中，以致旋轉十二因緣，反覆投射、往返，「具現」於世間眾相之中。因而，一世一世建構了此三世流轉的「輪迴之柱」，於其中不斷地生老病死、愛渴憂悲。是牢固的「有苦、有集」，「有無明、有老死、有愛取、有煩惱」的境界。

二乘聖者，依此覺觀，了知其中的過患瘡癩、誓願摧破無明，永絕癡愛，拔除根本輪迴。由是，透過正法智覺、四禪八定、次第突破見解、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等「四住」以及「三界」的障礙煩惱，而作證涅槃，永息柱相輪迴；是具體的「有無明、有老死」，同時，也成立「有無明盡，有老死盡」：「生死有，涅槃也有」的境界。

於心意識深潛的根砥，二乘聖者仍認為此輪迴之柱為「實有」，而柱相煩惱為「實存」，因而畏懼恐怖，急欲脫離。

這是為什麼勝鬘要說「阿羅漢有恐怖……於一切無行（即本「無」之行，本無之流轉），怖畏想住，如人執劍欲來害己，是故阿羅漢無

究竟樂」，將二聖的淨智稱為「有為生死」、「有作聖諦」、「有餘涅槃」——因為，微細識中，仍認取輪迴之柱為「有」，而「以此治彼」、「修此斷彼」。其涅槃的起點，與終點，皆來自於幽微深細的恐怖與迷惑。是無明之舞至難以覺察的一層薄紗，也是二乘聖者所無以察照的「無明住地」的煩惱。因此，兩者的涅槃，並非究竟涅槃，僅是「向涅槃界」邁進的「有餘涅槃」；所證覺的「不受後有智」，僅是能現觀「第一蘇息——涅槃處」的無生智。倘五百里路是如來的究竟涅槃處，聲聞、緣覺，是前行了三百里的聖者。

大乘及菩薩乘卻認為，一切有情皆具有本體佛性、本源清淨，即「如來藏」。蒸砂不能成飯，蒸穀卻可能成飯，因為「穀」中本含有「米→飯」的質地。由是，眾生本具的「如來藏」，是「一切有情皆可成佛」的基礎。

「如來藏」，即「如來覆藏」、「如來秘藏」、「如來寶藏」的意思；它覆藏於人性重重疊疊的無明、愚黯、迷妄、煩惱、染污之中，猶如深陷於地心之中，為層層累累的地層、岩礫、礦垢所埋沒的黃金寶藏一般。陷於地層一尺的金礦，不難於出土，也不難於使人信念。然而，當垢染太深太重，向下滑移至三十萬尺，人們可能完全拒絕相信，也根本否認它的存在。於人、於己，皆然。

無論距離一尺或三十萬尺，黃金只是黃金，本質並無差別；如來藏亦然，它是一切成佛之鑰，也是成佛的本源；差別只是，當如來藏與煩惱、染污糾纏凝結在一起，我們稱之為「如來藏」，僅是「潛藏的如來」。當它出離無明染污，即稱為「法身」，是「開顯的如來」。

稱為「如來秘藏」，為其恆在自性，當體不離！為六祖惠能恆恆直指的「秘在汝邊。」——染污清淨，煩惱涅槃，僅在現前的一念。當下無執、當下空寂，則如來現前！則本自涅槃、本來清淨！出不出土，可以永劫，也可以剎那！

如來藏本覺空明，如同一條湛寂的明河。於其本然的明照中，即如一只亮極的燈泡般，太亮了！偶起一閃相似的迴影與磯波。只要當下識得虛妄，不執磯波、迴影，即當下消磨、返歸本體。但是，正由

於本覺的明性，此磯波瞬即覺知了「我」的存在，且衍生了相對的執取與惑喜憂悲。如是，一個磯波接著一個磯波，一個浮沫引著一個浮沫，一個浪頭更相續喚起另一個浪頭，漫長的投射、投影因而疊床架屋……基於此根植堅牢的「無明」(即，心智的不明亮，不明白本體實相)，輾轉三世因而鋪構繁衍，惑愛悲欣由是密疊交織……如來藏從而層層滑移，筆直下陷……轉三十二相，為生死漂溺、生死長河。涅槃，與生死，化為河道對立的兩岸。

凡夫以為「有」，以致，牢牢執起，不住的生起幻滅，惑愛憂悲，總不肯捨下，總立於此岸。

二乘仍以為「有」，以致捨離此岸，欲渡彼岸。

兩者皆仍籠罩於此河道的迴影中，也皆視此綿長的投影為真實；只是，一個在「此」岸，一個在「彼」岸。

大乘菩薩卻了知，河道本自虛幻。輾轉三世、無限長河，僅是如來藏的迷惑之舞、無明之念罷了。無論如何絢美、華麗，如何黑魅、紛亂或痛苦、誘惑……，皆沒有實體，也沒有實相。當下空寂，當下不「受」——不執取，不戀著，亦不恐動、斥拒……則本自清涼，本然涅槃。

於波浪起動的剎那，當下認證、返歸本體，即是曠磊磊、明澈澈的「如來法身」。

三界牢獄既是幻構、想逃離牢獄，則是另一種迷惑。當下安住——當下無動、無脫、無染、無離，即本如來藏空明本覺。即本「無生」之性。等視生死、涅槃，以及諸般善惡、美醜、苦樂、淨垢等相異境界，於其中善了無生，而無起無動、無惑無苦，即如來大般涅槃、法身常住。這即是「空如來藏」，是懷讓禪師所謂的「修證即不無，染污即不得」的「那個」；也是禪門所稱的「自性本源清淨佛」。宗門下參禪，所頓悟、頓見的，即此「空如來藏」本然寂滅。也是勝鬘口中的「一滅諦」、「無作聖諦」(因本自空寂，本無可作、無可了!)，以及「出世間上上智」、「不思議空智」、「第一義空智」；它是頓悟頓知，頓見頓了的，所以勝鬘強調：「無有出世間上上智，四智漸至，及四

緣漸至；無漸至法，是出世間上上智。」

而此等觀萬相萬法，能以無分別智視一切相異境界同為清淨本體的「等觀之心」，即是「涅槃一味」、如來大般涅槃：

「法無優劣故得涅槃；智慧等故得涅槃，解脫等故得涅槃，清淨等故得涅槃，是故涅槃一味等味，謂解脫味。」

倘真見「空如來藏」法性本然，則不僅見萬相一體，也見一切有情與我同體，因之，利益安樂、智啟覺醒，原屬自然。所以，《大般若經》說：「不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——如來果德，而發菩提心，為一切法本性空寂，而發菩提心。」

唯其「法爾如是」——本質如此，體性如是！大乘菩薩們累發重願，一世一世反覆回歸此輪迴之柱，於中，歷煎一切生老病死、坎坷折挫、修習菩薩「五明」（即五種智慧明亮之道），以種種世出世間智慧善巧，遍施有情、拔濟有情，圓成彼、我一體的菩提本性。

這是大乘捨「身、命、財」——捨無量「軀體、慧命、法財寶財」的終極意義——唯其湛然常寂，恆恆安住於法性涅槃中，故能出入生死，「以佛智慧而修習」，如經說言：

「善男子善女人捨身者，生死後際等，離老病死，得不壞常住無有變異、不可思議功德如來法身……捨命者，生死後際等，畢竟離死，得無邊常住不可思議功德，通達一切甚深佛法……捨財者，生死後際等，得不共一切眾生無盡無減畢竟常住不可思議具足功德……」

依此，而成立「不空如來藏」（即大光明藏），圓成萬相萬法，涵攝無盡智慧功德寶聚，是勝鬘所獅吼雷振的：

「世尊！有二種如來藏空智；世尊！空如來藏，若離若脫若異一切煩惱藏；世尊！不空如來藏，過於恆沙不離不脫不異不思議佛法。」

空如來藏，即「離一切相即佛」。一空一切空。

不空如來藏，即「成一切相即心」。一有一切有。

兩者本為一體的兩面。大乘教法的髓腦，在於：奠基於空如來藏，開展不空如來藏。唯因無始以來，法性本具「空、明」二性，本與聖因（空）善果（明），一切智慧（空）福德（明）共相一體。

行此炎世，它是「觀空自滅」，也同時是「觀空不滅」——是觀自在菩薩具體行證的「無無明，亦無無明盡……無老死，亦無老死盡」，唯其曉了：幻柱無生，無明本空！因而安住本覺涅槃，恆蹈此世，以無限大悲撫慰世間、常住世間。

更進而，以慧眼智行，轉生死輪，為淨覺的法輪。

因此，勝鬘讚歎道：「如來藏者，是法界藏，法身藏，出世間上上藏，自性清淨藏。」

三乘教法，依如來藏而善巧開展，同時，也依如來藏，而匯合為唯一「一佛乘」。

歸依「佛，法，僧」三寶，修行，最終的目的，僅是圓成佛性。正如出發行旅一般，道路（法），指路人（僧），僅是依據目的（佛）而作的方便施設。其終極的趣向，和依止，仍是目的本身。因此「三歸依」畢竟合為「一歸依」，其終極指涉的，仍是如來法身。由是，如來藏性，此人人本具的如來因地、如來果德，實為行者真歸依處；依此修行，即僧；循此修行，即法；修行圓滿，即佛。如是，依如來藏本源清淨，成立「一體三寶」：自性佛，法，僧。

向所行來，果不離因，那究極所欲開顯圓成的，是如來藏智。

此雄雄獅吼的，也是如來藏智！

證言的女人

《勝鬘經》的最後，恍如一則美麗的寓言：

倏來倏去，如明月一般皎然映現於虛空的世尊，聽罷勝鬘的獅吼，又如明月一般踏空凌虛而去。勝鬘窈窕目送祂皎輝的光華，極目窮遠……直至姿影沒入天際，才返歸宮室。她向夫君友稱王歎美大乘，友稱王思惟感悟。兩人如植蓮種一般，城中七歲以上男子女人，皆植以大乘心蓮。菩薩蓮蕊一時遍滿街墟巷俚……

然而，這僅是披經人為「誘引」而作的潤美罷了。《勝鬘經》既乏於姝麗的文采，亦不見灼閃的詞章；勝鬘的獅吼毋寧更肖似壯士擊鼓

般，一記一記，皆作金石之音，裂腦之語！整部作品陽剛、知性，邏輯謹嚴而思考濃烈，羅集、整合了大乘方廣經典所有深微的義理，以及核心的思辯——不算長的經卷，世尊竟給予了十五個經名，而每一個經名與思想，皆含攝了諸部大乘重量級經典的中心概念與主題——比如，入一乘，三乘匯合為一佛乘，是《法華經》的微言大義。

如來藏為生死涅槃依，是《楞伽經》、《楞嚴經》、《大乘起信論》所標舉。本覺清淨、自性三寶、頓悟頓見，為《壇經》心宗。如來常住、法身涅槃是《大涅槃經》玄旨。菩薩五明和二空如來藏智，是《華嚴經》髓骨。十大戒，為《菩薩本業瓔珞經》和《梵網經》所深詮。

相較之下，以如許短的篇幅，卻集纂、濃縮了諸家精湛的義理概念，即可想見，其思想、語言的精闢、精煉和森嚴、宏深了。它宛如大乘諸河的源頭，無論諸經是否將延展成更流長、曠闊的河道，或更偉麗、澎湃的風景，其源頭、原點終不離此樸素而縝密的獅吼。它像是一座建築的原型，微縮了所有建築必須、必有的質素與概念。人們可以取其結構與思想，建蓋出更多更瑰麗華璨、曲折奇偉的建築；但千萬座樓塔所折射的，仍不離此基礎的元素。

整卷作品恍然一個女人的獨白。從頭至尾，世尊亦恍然僅為授記、聽講、隨喜而來。祂領首微笑，靜坐一畔，如同一名金剛獅子，以慈深的目光，聆聽初生小獅的吼音，而於不夠嘹遠、周延處，加以略略提示、補充，和延伸。那寧靜慈和、歎賞鼓勵的態度，直如一名法王之於法子，一名慈母之於愛兒的「溫書」與「複習」。每每，勝鬘抬眼說道：「我想說——」世尊即回答：「便說。」於是，卷帙持續下去！……那非凡的「獨白」與「自言自語」持續下去！流出宿慧中之於大乘教法的精邃思惟與穎悟。而世尊寂然垂聽，並不「干預」、「打斷」，也不試圖「指授」什麼，唯其瞭然那人已然同澈如來藏玄深的奧秘，僅須依此前行，一步一步，分證實踐。

對佛敘說，勝鬘竟了無絲毫的遲疑與澀滯。她的立論，堅確蘊微，一語中的！是因了這分果敢，這分堅澈、自信與洞明罷！歷來，諸家論註，皆將勝鬘推為七、八地菩薩。原因，在於她的思想、集注了大

乘教典所有的心輪與骨幹。而她敘說堂堂，格局宏遠——非真獅子，見獅王，則膽裂！

作為女性，勝鬘夫人壯志昂揚、闊瀾宏觀的獅吼，毋寧醒盲震聾，別具格力與雷霆！透過自身的犀銳與博敏，她默而不宣地駁斥了人類世界，乃至宗教領域之於性別的錯謬歧視與偏見。具體的以雄健的獅吼，作證了女性證覺、女性成佛的可能性！如來藏本覺圓明，人人本具；於男，不增一分，於女，不減片毫。證悟的關鍵，在於是否人、法合一，以淵明的智慧，如實踐履，如實行持，使如來藏轉染成淨，返歸空明本體，並不在於膚相皮表。

是轉「心」，而非轉「皮」！轉思惟行動，而非皮殼表相！

卷帙無以描摩處，同為波斯匿王與末利夫人的愛兒愛女，她的兄弟琉璃太子，悖逆篡位，放逐了王與夫人，殲滅了佛陀的母國與氏族，終而為天火焚殛而死。而她，卻霹靂獅吼，遍植法蓮。

一毀一成——夷毀成住，畢竟在「心」，而不在「皮」。

西元二〇〇一年的最後一日，兩位居士來至山茨，她們向我詢及「轉女成男」以及「女性少修的五百世——」，一如逝滅的數十寒暑，同樣的問題總是對面而來，織纏如網！發自於女性臟腑，以及文化深處，之於自我性別最潛隱堅頑的「同體」自抑與貶抑，懷疑與恐動。

同體惑障，何如同體智覺！

那麼，二〇〇二年的最初，這部女人所作的獅吼，將是給予所有同儕女性的無畏證言。

禱歌

我如是期待一個淨土：

華開莊嚴。眾佛拱繞。遍覺獅吼！

一座金剛獅子，男人能，女人也能，

淨覺成滿的時刻——